联合早报（副刊） - 3 月 5 日 2010 年 版

单簧管

蔡欣

五十之约

粉红色的舞台布幕上，除了校徽之外，引人注目的是特大的阿拉伯数字50，以及下面“五十之约”四个字。视线再往下移，还有一行小字：德新中学1976年毕业班。

蓦然一惊。原来我当年的这些学生，已达“知天命”之年了——原来是他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“五十大寿”。

耳际忽然萦绕着德尔德拉（Drdla）的《回忆曲》（Souvenir，也作《纪念曲》）：那么幽微，那么缥缈，那么牵肠挂肚……德尔德拉倾诉的是“旋律化”的“共同回忆”么？

又忽然想起毛泽东《沁园春》（长沙）里头的这几句：“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，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……”毛词中的“指点江山”，原非我辈凡夫俗子所能为或所“敢”为，而“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的回忆人人却有权利享受。《沁园春》词境壮阔，意象恢宏气势磅礴，属于“今朝风流人物”之一等一词作。但我独爱“忆往昔”数句：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多么深情的“共同回忆”。

共同的——你和我和他（她）的，没有“贵贱”之分的，不因“社会地位”而产生“化学质变”的共同回忆。

到了知天命的年龄，还有机会和少时的同窗好友齐聚一堂，分享人生的快乐，是何其令人艳羡的福气！是否由于这种快乐，让眼前一个个鬓已染霜的同学，变得格外青春活泼？

五十而知天命——天命难说得很。但“生命”倒真的在我们自己“躯壳”中。“套”句梁漱溟的话——“生命是没有时限的”，那么，我们或能豁达地跳出“数字岁月”的框框。正如这群仍然活力十足的“老学生”，我也能以自由心面对“后耳顺”之年了。

“老学生”送给“老老师”精心制作的小礼物：一小本为“弥补遗憾”而编印的，迟到三十多年的“毕业特刊”——1976年那届学生不知为何没有毕业特刊——一对惟妙惟肖的“假橘子”和一张印上校徽，注明“五十之约”的卡片。卡片内页，精致的卡纸上嵌着四小帧描绘同学们“成长过程”的童真漫画：那是经集体构思后，由一位具绘画天才的同学“执笔”的。我特别喜欢第一帧——巴士车站左边是雨天，霏霏细雨下，两位男同学高举书包遮头挡雨；右边艳阳高挂，学生一男一女共撑雨伞。负责同学说，漫画表达了当时故意晴天打伞的“一点儿叛逆心理”（呵少年不识愁滋味）。或者，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……”画意天真烂漫，令人不禁莞尔。

行年五十，仍有一颗赤子之心……够了。

毛词中的"指点江山"，原非我辈凡夫俗子所能为或所"敢"为，而"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"的回忆人人却有权利享受。 --- 蔡欣